



母爱

◎孙镜福

最厉害的老师

◎朱洪海

学校里,一个老师面对几十个来自不同家庭且性格迥异的孩子,不拿出一些有效的方法和手段确实治理不好一个班级。从事教育工作多年,和形形色色的老师做过同事,在孩子们的口中,不少老师往往都会和“厉害”这个词语联系起来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,我刚刚参加工作,和我配班的是顾老师。顾老师年龄稍长,不苟言笑,对学生要求很严,一旦哪个倒霉蛋犯了错,他铁钳子般的大手就伸了上来,光看架势就让人不寒而栗。

几年间,我见过他各种惩罚学生的方式,揪耳朵、拎鬓发、敲脑壳、拧眼皮,最具震慑力的就是那根类似于古代私塾先生戒尺的特制木条。木条桑木材质,经木匠精心抛光,加上长时间摩挲,显得光滑油亮,上课时可当教鞭使用,必要时则会结结实实地抽到你摊开的掌心。

我亲眼见到被木条惩罚的第一个学生是调皮男生小A。他按照老师的要求,伸出了左手,摊开手掌,嬉皮笑脸地看着老师。只见,木条稍稍举起,以一个看似轻巧的动作抽了下去,“啪”一声脆响,小A整个人如触电般一颤,随即右手捂着左手痛苦地弯下腰去。当他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抬起头时,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因为疼痛而扭曲变形的脸,还有充满恐惧的泪眼。

据“有幸”感受过此“惩罚”的同学描述,那木条与手掌接触的瞬间,一种痛到发麻的感觉传遍全身,浑身肌肉被刺激得一下紧绷起来,顿时觉得手掌似乎不是自己的。

在当时,对老师体罚学生的行为并没有严格约束,有的家长甚至专程拜托老师对孩子严加管教,所以有的老师对于惩罚的尺度很难把握。

冯老师比我稍长两岁,也是刚参加工作不久,一心扑在工作上,是把教学的好手。有些家长慕其名,甚至专门请人拜托他对自己的孩子关照一些。

有一次,班上频频出现同学物品丢失的现象。经过冯老师的仔细调查及个别学生私下反映,很快找到了事情背后的犯错者小B同学。而他的爷爷曾拜托过冯老师,要对小B多多严格要求。

在教室门口的走廊上,我作为隔壁班的老师,目睹了惩罚现场。

冯老师从门后的竹扫帚上随手折下一根细长竹枝。一开始,枝条是抽在小B的手上。后来,交代的问题越来越多,冯老师的火气也越来越大,竹枝便失控地朝小B的脸上抽去。我清清楚楚地看到,随着竹枝条的每一次挥舞,小B白嫩的脸颊上就会先出现一道惨白的印迹,再慢慢隆起成为一道刺眼的伤痕。

他越是躲闪,竹枝条挥舞的频率就越高。到后来,每抽打一下,旁观同学都会忍不住轻轻尖叫一声,有的胆小的女生已经吓得抽泣起来。小B涕泪横流,浑身颤抖,看上去就像一只无助羔羊。那一刻,所有人已经忘记了他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,满心都是对他深深的同情。

也有根本不需要动手的。2004年,我调入了城里一所较大的学校任教,和贾老师搭班。

贾老师个子不高,小鸟依人,是小美女一枚,但她在学校老师中却是赫赫有名。她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够“拿下”所有调皮学生,全校最难管理的班级到了她的手上,画风立刻改变。老师们开玩笑说,她专治各种“跌打损伤”,且快速见效,包治包好。

据说,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高度近视,且度数不比常年佩戴眼镜的人浅多少,但她从不戴眼镜,包括隐形的。她的撒手锏是长时间地用一种冷冰冰的眼神盯着同一个孩子,直看得对方心里发毛,连连认错为止。贾老师接手班级一个月后,班级就可以处于一种半自动化的管理状态,考试时无需监考老师而没人敢作弊,自习课或集体活动中全程无人敢说半句闲话。他们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控制着,整个班级里弥漫着一股诡异的高压气息。

据说,最夸张的情况是,在她的目光注视下,只要一根手指,就能让学生明白她所有意图,并不折不扣地完全照做。食指朝上动两下,起立罚站一会儿;食指轻轻勾两次,马上站到面前来。曾经有个比贾老师还高出一头的调皮学生与她接触三天后连声感叹:“太可怕了,看到贾老师的眼神我就头皮发麻,心中发慌。”

当然,也有和他们都不一样的,隔壁班的闫老师就算一个。闫老师微胖,小胡子,身材魁梧,皮肤略黑,时常戴一副变色近视眼镜。单从外表看,这不是传统意

义上的老师形象,甚至能感觉到一丝“匪气”。但他看似粗犷的外表下,却有着一颗云淡风轻、才华横溢的心。

他讲一口标准普通话,加上浑厚的男中音的演绎,几乎是在第一课就一下子抓住了所有同学的耳朵。他的性格率真洒脱,课堂上幽默风趣的金句频出,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,不经意间加深学生对于某些观念的理解与感知。

学习《藤野先生》时,为了描述中国留学生附庸风雅的姿态,他随手列举了生活中胖子穿紧身牛仔裤的事例,夸张的表述,诙谐的语言,引得全班大笑不止,整堂课几乎都是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笑声中度过,惹得我在隔壁教室里不明就里,奇怪地过去探头张望。

当然,他的课并不只为哗众取宠,而是在不经意间推开了一扇窗,让学生看到了更为广阔的语文天地。他尤其擅长拓展,从作者或是作品的角度发散开来。有了他的引领,孩子们第一次发现语文原来是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。

有一次随堂听课,我坐在后排认真聆听。讲得兴起时,他随口背起诗来: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,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道一声珍重,道一声珍重,那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。”他在座位间的过道里前后慢慢走动着,声情并茂地读完这些诗句后,又在讲台前站定,用一种特别认真的神情看着全班。那个瞬间,我发现那眼神中有种极为纯净而令人向往的亮光在闪动。

自从微信群时兴以来,教过的学生们联系明显增多了,时常举行各种聚会,有时也会邀请我们这些老师参加。当年的小A小B们聚到一起,除了同学们之间的各种鸡毛蒜皮小事之外,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年的老师。

两杯酒下肚,有的人开始掏心掏肺,指爹骂娘,尽管当着我这个老师的面,但各种各样的话免不了多了些。有说自己当年太调皮责怪老师管教不力的,有责怪老师出手太狠被处罚了至今都觉得疼的,也有悄悄描述老师的绰号由来各种轶事的,但意料之中的是,每每说到闫老师,大家的观点尤其一致:其实一个老师教得好不好,与他是否严厉关系不大,能给学生怎样的影响与帮助,才是判断一个老师是否“厉害”的最佳标准。

夏日追凉

◎丁维香

玉兰
一瓣

儿时夏天的记忆是深刻的,那时没有空调和电风扇,但有追凉的乐趣。

早晨,太阳刚露脸就红彤彤、火辣辣的。屋里待不住,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,住的是逼仄低矮的房子,窗户巴掌大,南北不透风,夏天似蒸笼。不等母亲发话,我们就把小桌凳搬到河边的竹林子里。我有村庄,在水一方,房子建在河线上,家家都临河而居。河岸边有小片竹林,竹园四季常青,尤其是夏天碧绿茂密,风过摇曳,夹杂虫鸣,热闹而宁静,是我们休憩、玩耍的乐园。

阳光照不进竹林,外头的地面晒得滚烫,竹园的泥土凉荫荫的;风从河面吹过来,带来阵阵凉意。竹园俨然一个天然的大空调,置身其间,心静身凉。要是还觉得热,就跳进河里玩水,河水清澈得能看见游来游去的鱼虾,说不定还能徒手抓几条鱼呢。气温再高,河水深处都是那么清凉入骨,别提多惬意了。

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是正午,太阳像个大火球悬挂在天上,炽热阳光炙烤着大地,空气是凝固的,扇子扇出来的都是热风。河边小竹林里有些闷热,幸好大树底下好乘凉。庄户人家的房前屋后少不了都有几棵高大的楝树、槐树,我家是下放户,从镇上搬来时买的是人家的旧宅,连同院子里的几棵大树一起买下。绿荫如盖的大槐树,像一把巨大的伞撑起一方荫凉。

我们在树底下铺一条草席,躺在上面看树影婆娑、听知了高歌、闻阵阵花香,很是自在舒畅。闲得不耐烦了,就上树捉知了;看蚂蚁在地上觅食、搬家……饿了、渴了,就一头钻进院子里的黄瓜架下,随手扯下来一条,坐在草席上大嚼。后来读到汪曾祺在《夏天》中写: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,下午解食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非常羡慕,因为在我儿时西瓜是奢侈的,一个夏天也吃不上一次。

待到落日西斜,母亲开始从河里拎上来一桶又一桶水将门前的空地泼透。艾草是天然的蚊香,持一把在上风处点燃,肉眼可见蚊子们在浓烟中惊慌失措、夺路而逃。晚上饭桌抬出来,夏天晚饭吃得最多的是糁子粥,下午就煮好连锅放在盛有冷水的大木盆里浸到清凉。小菜有母亲亲手做的拌黄瓜、拌凉粉和中午的剩菜,都是凉的。夏天的食味简单又清爽。

饭罢,两张长凳架上门板,就变成一张床,全家人或坐或躺,乘凉正式开始。没有风,树梢动也不动,母亲的大蒲扇在我们身旁上下左右翻飞,扇风也拍打蚊子。繁星满天,数也数不清,母亲讲的故事也听了一遍又一遍。很快视线被篱笆墙上明明灭灭的小红点所吸引,还是去捉萤火虫吧。那时的萤火虫可真多啊,一个晚上能捉一小玻璃药瓶。

等的风迟迟不来,可夜已深了,小孩子困得睁不开眼睛,虽是在大夏天里,但夜晚睡在露天还是会着凉的。被母亲逼着进屋上床,一夜睡到大天亮。

童年的夏天,追着清风、追着明月、追着梦想、追着光阴,就这样一天天长大了!